

《西游记》与丘长春西游

张松辉

【摘要】《西游记》一书,一般认为是在唐玄奘西游的基础上改编加工而成的。作者通过审慎的考证,认为《西游记》暗示的是道教全真教领袖丘处机的西游,而与玄奘无关。主要证据有:(一)《西游记》思想与全真教完全一致;(二)《西游记》中的故事情节及细节与丘处机西游相一致,而与玄奘西游相左。

【关键词】西游记;全真教;性命双修

【中图分类号】B9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01)02-0110-05

从专家到一般读者,无不认为《西游记》敷衍的是唐朝玄奘的西游故事,我们通过审慎的研究后认为,《西游记》的作者只是假借了玄奘西游的形式,而实际上暗示的是全真教领袖丘处机的西游。兹将其理由述之如下。

一、《西游记》思想与全真教完全一致

从思想入手去界定作品的归属,是学术界常用的研究方法之一,用这一方法所得出的结论虽然不是百分之百的可靠,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能够说明问题的。

(一)《西游记》的思想与全真教的三教合一主张一致。

远在六朝时期,就有人提出三教合一的主张,但真正把这一思潮推向高潮、并形成一强有力的学术宗派的是全真教。

全真教的创始人王喆本是儒生,从小修进士业,为京兆府生员。他曾先应齐国(君主为金国的儿皇帝刘豫)礼部试,不第。后又弃文习武,考中了金国的武举。但一直到47岁,仍只当了一个小吏,在这种文武两进无成的情况下,王喆便“慨然入道”。

在酝酿宗教教义期间,王自称“七年风害,悟彻《心经》无挂碍”(《重阳全真集》卷五《减字木兰花·自咏》)。这样一位由儒入道、兼学佛经(主要是禅宗)的人,自然打起了三教合一、三教平等、三

教合同的旗号。

王喆在《金关玉锁诀》中说全真教是以“太上为祖、释迦为宗、夫子为科牌”,并先后创建了“三教七宝会”、“三教金莲会”等社团,主要尊奉的经典包括道教的《道德经》、佛教的《般若心经》和儒家的《孝经》等。王喆弟子们继承了这一衣钵,提倡三教合一。如丘处机《磻溪集》卷一《师鲁先生有宴息之所榜曰中室又从而索诗》中说:“儒释道源三教祖,由来千圣古今同。”谭处端《水云集》卷上《三教》说:“三教由来总一家,道禅清静不相差。”李通玄《悟真集》卷上《道无二》说:“释道从来本一源,如来老氏共登天。”全真教的道徒们众口一词,极力推崇三教合一的思想。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全真教吸收了佛教的因果报应、六道轮回、顿悟成佛(成仙)等思想,使全真教带有浓厚的佛家色彩。

全真教的这一思想特征在《西游记》中得到了全面的体现。《西游记》第二回对此说得非常明确:

一日,祖师登坛高坐,唤集诸仙,开讲大道,真个是天花乱坠,地涌金莲。……说一会道,讲一会禅,三家配合本如然。开明一字皈诚理,指引无生了性玄。孙悟空在旁闻讲,喜得他抓耳挠腮,眉花眼笑,忍不住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作者简介:张松辉,湖南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湖南长沙 410081。

祖师既讲道,又说禅,孙悟空受的“启蒙教育”是三教合一式的教育,给他以这样教育的是一位隐居深山的高道。

《西游记》中三教合一的用意十分明显,下面列举书中一些事实,以作说明:

1. 最终归依佛教的孙悟空开始住的是道教所津津乐道的“洞天福地”——“花果山福地,水帘洞洞天”。(第一回)

2. 孙悟空先学道教养生,后学佛家养心(详见后文的论述);猪八戒和沙和尚也都是先跟着道教学习内丹修炼成仙升天,后因触犯天规被贬,再随唐僧西天取经(见第十九回猪八戒的自报家门和第二十二回沙和尚的自报家门)。

3. 孙悟空的第一位老师是道士,而道号却带有佛教色彩——“须菩提祖师”。(第一回)

4. 太上老君与燃灯古佛共同坐在三层高阁朱陵丹台上讲道说法。(第五回)

5. 书中说太上老君住在“三十三天”的“兜率宫”(见第五回和第三十九回),老君是道教主仙之一,而三十三天和兜率宫则是佛教的清静之地。

6. 第四十七回,孙悟空告诫车迟国君臣说:“向后来,再不可胡为乱信。望你把三教归一,也敬僧,也敬道,也养育人。我保你江山永固。”

如此例子很多。另外,《西游记》的整体结构还体现了全真教创始人王喆的“以道为祖,以佛为宗”的思想。孙悟空等人先拜道士为师以立身,此即“以道为祖”;最后皈依佛教以静心,即是“以佛为宗”。

(二)关于“心猿”、“意马”一词的使用及其与全真教修心理论的关系。

“心猿意马”一词出现较早,如唐敦煌变文《维摩诘经·菩萨品》中就有“卓定深沉莫测量,心猿意马罢颠狂。”宋代的道潜《参寥子诗集》卷十二《赠贤上人》说:“心猿意马就羁束,肯逐万境争驰驱。”到了全真教时,他们更频繁地使用“心猿”、“意马”等词,如:

紧锁心猿,悟光阴、尘凡百年遄速。(王喆《花心动·紧锁心猿》)

擒猿马,古来一句,柔弱胜刚强。(王喆《满庭芳·未欲脱家》)

利惹心猿,名牵意马,无昼无夜奔驰。(马钰《满庭芳·叹名利》)

惟谨慎,收缚意马,擒捉心猿。稍些儿放荡,损坏芝田。(王丹桂《满庭芳·赠魏德纯》)在全真教的诗文中,这类例子举不胜举。我们再回头看看《西游记》中对“心猿”、“意马”的使用情况。《西游记》共一百个回目,而使用了“心猿”、

“意马”字样的就占了十九回,如第十四回中的“心猿归正”、第三十回中的“意马忆心猿”等等。这里的“心猿”虽然多指孙悟空,“意马”则指白龙马,而实际上是宗教“心猿意马”的形象化,第七回中的诗句“马猿合作心和意,紧缚牢拴莫外寻”就证明这一点。另外,《西游记》中提到“心猿意马”时所使用的语言形式和行文风格几乎与上引全真教诗句一模一样。我们知道,任何一个从事文字写作的人,都有自己的写作习惯和惯用词语,一个学派、教派也是如此,他们有所喜欢的、所习惯使用的术语和名词。而全真教和《西游记》都喜欢使用“心猿意马”,正说明他们之间有着一种密切的联系。特别要指出的一点是,《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记载,丘处机动身西游之前,曾写下二偈示道众,其二说:

触情常决烈,非道莫参差。忍辱调猿马,安闲度岁时。

这可以视作丘处机西游的思想纲领。

全真教之所以如此频繁地使用“心猿意马”一词,是与其教义有密切关系的。全真教修炼的重点就是修心,王喆《重阳全真集》卷十《玉花社疏》中说:要想成仙,“也莫打坐,也莫学道,只要尘冗事屏除,只要心中清静两个字”。谭处端《水云集》卷上《述怀》说:“十二时中只礼心。”又说:“长生只在寸心间。”这类的说教充满了全真道士的诗文之中,其要点就是要求修道者时时刻刻管束着自己的“心猿意马”,莫让物欲污染,不为声色名利所动。

(三)《西游记》的故事情节还体现了全真教“性命双修”的主张

“性命双修”是道家的一贯主张,所谓的“性命双修”,就是指既修命又修性,修命是指养气炼神,使自己的肉体不死;修性是指修心,即“收缚意马,擒捉心猿”,与禅宗的明心见性大致相同。“性”与“命”孰轻孰重,各道派的看法不尽相同,就全真教来说,他们更重视修性,丘处机《丘祖语录》说:“吾宗三分命功,七分性学。”关于全真教的“性命双修”思想,卿希泰先生主编的《中国道教史》第3卷有一个精辟的概括:

总的来看,金代全真道的修炼之道,以降伏心意、明心见性为首要,为内炼成丹的前提,而又主张炼化精气神以结丹成仙,可谓明心见性与传统内丹的结合乃至融合,实际上可看作禅宗之禅与道教内丹的结合、融合。

金代是全真教的创始时期,也是全真教最富于人才的时期,这一“性命双修”思想基本为后期全真教所继承。而《西游记》正体现了这一思想。

总观《西游记》的结构,可以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为“修命”,第二部分为“修性”。

在《西游记》的前面数回,讲的就是“修命”。孙悟空跟随三星洞的神仙须菩提祖师,修行的重点是“命”,也就是对肉体进行修练,我们看这位祖师单独传授给孙悟空的秘诀:

显密圆通真妙诀,惜修性命无他说。都来总是精气神,谨固牢藏休漏泄。……得清凉,光皎洁,好向丹台赏明月。(第二回)

秘诀较长,讲的无非是修炼内丹的情况。看了这首秘诀,我们完全可以断定这位祖师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全真教道士。孙悟空牢记这首秘诀,终于炼好了“精气神”,学到了长生不老之术,并掌握了百般变化和“筋斗云”,这可以说是“修命”的成功。

如果只有“修命”的成功,而不进行“修性”(即保持心境的清静无欲),那么肉体上的优势只能会使人恶欲膨胀,无法无天孙悟空大闹天宫中的一系列行为已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者对孙悟空的闹天宫行为是持否定态度的,他在第七回孙悟空被压在五行山下后的诗中说道:“恶贯满盈身受困,善根不绝气还生。”一个没有“修性”的人,即使体格修行得再好,也是无法成正果的。第十四回对此有一个阐述,当孙悟空想抛弃唐僧时,龙王劝他说:“大圣,你若不保唐僧,不受教诲,到底是个妖仙,休想得成正果。”从第八回开始,孙悟空就开始了漫长的“修性”道路,至第九十八回“猿熟马驯方脱壳”,算是“修性”的成功。

二、《西游记》中有许多故事情节、细节与丘处机西游一致

全真教领袖丘处机西游事件,对当时的政治、宗教影响极大,而《西游记》中的主人公却是唐朝的玄奘。从表面看来,《西游记》应与玄奘西游的关系密切,而与丘处机西游无涉,但如果去深入探讨一下其中的细节,我们就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西游记》不过是假借玄奘之名,实际上演绎的是丘处机西游故事。¹

(一)玄奘西游完全是个人行为,既无天竺佛教界的邀请,也非唐朝廷的安排。而《西游记》中唐僧则是应佛祖的邀请、经观世音菩萨的选定才去西游的,一路上又得到佛祖和各路神仙的帮助,这与丘处机西游的情况相似。1219年5月,成吉思汗自乃蛮国(一作乃满国)派使臣刘仲禄去莱州邀请丘处机赴西,一路上,多次得到成吉思汗的诏书以及沿途蒙古官员的帮助。

(二)关于西游的时间,《西游记》与丘处机西游有许多一致之处。

第一,历史上的玄奘从长安出发西游取经的时间是贞观三年(629),而《西游记》说:“三藏自贞观十三年九月望前三日,蒙唐王与多官送出长安关外。”(第十三回)《西游记》中唐僧出发的这一时间与历史上的玄奘不同,却与丘处机西游的时间有相同之处。丘于1219年应允成吉思汗的邀请,次年正月十八日便上路启程,而这一年是南宋嘉定十三年(当时成吉思汗没有年号),据《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说,当时“山东为宋人所据”,而丘处机就住在山东。所以作者用贞观十三年去暗合宋朝的嘉定十三年是有其道理的。

第二,不仅同是两个“十三年”,而且日子也有相同之处,唐僧是望前三日(十二日)出发,而丘是望后三日(十八日)出发。这种安排不能仅仅视为一种巧合。

第三,历史上的玄奘西游取经首尾历时共17年,而《西游记》中的西游时间与此大相径庭,却与丘处机西游所用的时间一样,我们看有关记载:

唐王排驾,与多官同送至关外,……太宗笑道:“御弟呵,这一去,到西天,几时可回?”三藏道:“只在三年,径回上国。”(《西游记》第十二回)

(丘处机)启行时,天气晴霁,道友践行于西郊,遮马首以泣,曰:“父师,去万里外,何时复获瞻礼?”师曰:“……三载归,三载归。”(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

以上这些记载,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故事情节一样。丘处机和唐僧启程时,都有人送行,并在送行时,预定了三年的西游时间。而历史上的玄奘是一人偷偷启程的,与这一情节完全不符。第二,从时间数字上看,《西游记》中的三年与历史上玄奘西游的十七年相距甚远,而与丘的西游时间是一致的。《西游记》中的唐僧于贞观十三年出发,于贞观十六年回到长安(见一百回),是四个年头、三年时间。丘处机于嘉定十三年(1220)出发,于嘉定十六年(1223)启程东返,经一年跋涉,次年三月抵达燕京,历时四年有余。而按照李志常的计算方法,也只有三年时间,因为他们不是从丘处机自莱州出发算起,而是从丘处机自燕京出发算起,所以《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下在描写丘回到燕京时再次提起此事,说:

明旦,四远父老士女以香花导师入京,赠礼者塞路,初师之西行也,众请还期,师曰“三载归,三载归”,至是果如其言。

李志常是随同丘处机西游的弟子之一,他的记载应是可信的。

像这种时间上的一致,绝对不可能仅仅是一

种巧合。

(三)关于西游时随从人员的问题。

《长春真人西游记》之后还有一个“附录”,附录收入了成吉思汗给丘处机的几封诏书、官员们的有关书信和疏请,除此,还有西游时的主要侍从人员名单。名单如下:

侍行门人:(共 18 人,列有各自的道号和姓名,此处从略)

特旨蒙古 4 人从师护持:蒙古打喝刺、八海、宣差阿里鲜、宣差便宜使刘仲禄

关于这一问题,我们有两点要注意:

第一,成吉思汗派遣 4 名蒙古官员保护丘处机西游,其中又以刘仲禄的功劳最大,是他奉命前去邀请丘西游,又是他一路护送丘去晋见成吉思汗,事后,刘又护送丘回到燕京。这四名护送丘的蒙古官员,使我们不仅联想起护送唐僧西游的包括白龙马在内的四位弟子。

第二,丘处机西游时,已经 73 岁,随他一同前往的除了迎送的蒙古官员之外,还有 18 位弟子。《西游记》第十五回说,除了孙悟空等人之外,“特来暗中保取经者”的也有“一十八位护教伽蓝”,这 18 位护法伽蓝与 18 位弟子之间是否也有某种联系呢?

(四)玄奘、丘处机与小说中唐僧三人的籍贯比较。

历史上的玄奘是唐朝洛州缑氏人,《西游记》中的唐僧籍贯是海州,丘处机“家世栖霞,最为名族”。洛州缑氏在今河南省偃师县缑氏镇。海州最早建于东魏,东魏改青州为海州,后来历代对它的区划、治所、名称多有改变,但在唐宋,都曾称海州,至元,一度升为海州路。考虑到《西游记》是小说,对它的地名不必进行过分细致的考证,那么按照海州即青州的说法,青州的大致范围在海岱之间(见《尚书·禹贡》及历代注释),海指渤海,岱指泰山,也即今山东半岛一带。历史上玄奘的家乡偃师距青州数千里,可以说是风马牛不相及,而丘处机的家乡栖霞(今山东省栖霞县),正好位于山东半岛。《长春真人西游记》也多次说丘居住在“海上”。另外,全真教的骨干、著名的“全真七真”也都是这一地区的人。《西游记》的作者如此安排,绝非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对这种行为的唯一合理解释就是作者以此来暗示唐僧西游与丘处机西游之间的内在联系。

(五)对“悟空”等名字的一点猜想。

唐僧的三位徒弟分别叫“悟空”、“悟能”、“悟净”,皆从“心”旁。这不仅使人想到当年随丘处机西游的 18 位徒弟的名字。这 18 位徒弟除宋道安

一人之外,其他人的辈号均从“心”字,赵志坚等 15 人均均为“志”字辈,宋德方等 2 人均均为“德”字辈。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是作者的有意暗示,也可能仅仅是一种巧合,所以我们只把这一情况提出来,而不做结论。

我们还要指出一点,就是《长春真人西游记》卷上中已经出现了“悟空”字样。当丘处机师徒行至一雪山时,丘赋诗曰:

当时悉达悟空晴,发轸初来燕子城。北至大河三月数,西临积雪半年程。

后面还有四句,从略。作为一个宗教文人,他所说的“悟空晴”当为双关语,表面指天空的晴朗,暗指醒悟万事皆空后心境的清静。这里的“悟空”是否与孙悟空的名字有一定的联系呢?

三、《西游记》暗示丘处机西游的其它证据及采用唐僧西游这一形式的原因

我们说《西游记》是暗示丘处机西游,还有其它一些证据,同时,我们还想谈谈作者采用这一写作方式的原因。

首先谈其他的证据:

(一)《西游记》原始本的出现与全真教的兴起在时间上一致。

《西游记》采用了唐僧取经的形式,但与历史上的《大唐西域记》和《大唐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关联不大。第一部与今本《西游记》相似的是《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篇幅较短,而且残缺不全,无法得其全貌。但文中已有猴行者、深沙神和法师。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本书中,促使猴行者改过自新的不是佛祖,而是道教神西王母,这说明该书的道教气氛更浓厚一些。这个本子是在日本高山寺发现的,据王国维考证,应是南宋时的作品。而此时,正属于全真教的发展前期,著名的丘处机西游就发生在此时。《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诗话》与全真教、特别是与丘处机西游同时出现,这也不能仅仅视为一种巧合。

(二)《西游记》的许多词语属于宋元时代的词语。

程毅中先生曾考证《西游记》中的一些词语属于宋元时代的词语,如“吾当”意为“我”,“每”意为“们”,还有“打一”、“袄庙”等等,这些词语到了明代已极少使用^[2]。我们通过这一考证,就能够很容易地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小说《西游记》在元代已经出现了,这与丘处机西游的时间是一致的。

(三)《西游记》中的大量诗词是来自全真教或其他教派道士。

《西游记》中引用了大量的诗词,这些诗词有许多是来自全真教道士,比如^[3]:1.第八回开篇词

《苏武慢》来自全真道士冯尊师,见于《鸣鹤余音》。

2. 第十四回“佛即心兮心即佛”一诗,来自道士张伯端《悟真篇·即心即佛颂》。

3. 第二十九回开篇词来自道士张伯端的《西江月·妄想不复强灭》。

4. 第五十回开篇词《南柯子》,来自全真七子之首的马钰《渐悟集》中的《南柯子·赠众道友》。

5. 第五十三回开篇词来自张伯端的《西江月·德行修逾八百》。

6. 第九十一回开篇的“修禅何处用工夫”一词来自马钰的《瑞鹧鸪·赠众道契》。这一类的诗词还很多,有的已经找到了出处,有的还没有找到。《西游记》引用这些诗词时只做了个别字句的改动。这一现象至少可以说明:《西游记》的作者是一位非常熟悉道教典籍的人。而这一点,一般文人是做不到的。

(四)《西游记》中使用了大量的内丹修炼术语。

关于这一点,学术界早已注意到,李志纲先生在这方面用力尤勤,可参考他的《论〈西游记〉诗词韵文的金丹学主旨》^①。这里不再一一列举。

在这里,我们还要顺便谈一点,就是作者对待道士的态度。书中有很多地方讽刺了道士,既然作者本人与道教关系密切,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们的回答是:第一,书中不仅讽刺了道士,也讽刺了僧人,如第十六回中想谋取袈裟的观音院的一群僧人。第二,在宗教内部,不仅有派别之争,即使在同一个教派中也有真假之争。也就是说,一些信徒往往指责另一些信徒,认为他们是假冒之徒,只有自己才是得了真传。作者讽刺一些道士,就是认为这些道士不是真正的道士,而是假借道士之名,凭着学到的法术去害人。作者这样写,不仅符合事实,而且对道教本身也是有利的,因为他们可以把一些胡作非为的道士排斥在真道士之外,从而使自己摆脱了干系。

其次,我们谈谈作者采用唐僧西天取经来演绎丘处机西游故事的原因。

(一)借用历史典故演绎自己的故事,这是文人的惯用手法。

远在先秦时代,道家人物庄子就曾假借孔子等人的口来表达自己的思想,道教出现以后,这种情况就更多了,《列仙传》、《神仙传》、《化胡经》等等,几乎都属于这一类的作品。小说盛行时,此手法更得到了普遍的使用,如唐末道士杜光庭的小说《虬髯客传》借唐初的虬髯客来抒发自己的政治抱负,“有志图王”的罗贯中借《三国演义》来发泄自己政治失败后的不平之气。那么全真教徒借唐僧西游来演绎自己的西游故事,也在情理之中。

(二)《西游记》的作者之所以采取唐僧西天取经的方式来演绎全真故事,与当时的政治大背景有关。蒙元王朝对各类宗教都持支持态度,但也有轻重之分,他们“最重视的是佛教(特别是佛教中的喇嘛教),其次是道教,然后才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②。元朝初年的宪宗曾公开表示:

我国依着佛力光阐洪基,佛之圣旨敢不随奉?……今先生(指道士)言道门最高,秀才人言儒门第一,……细思根本,皆难与佛齐。(《至元辨伪录》卷二)

蒙古人属于胡人,佛教被视为胡教,胡教保佑胡人,是最符合逻辑的推理。宪宗的这番话实际上是把佛教推上了国教的地位。他接着又伸出手掌,说:“譬如五指,皆从掌出。佛门如掌,余皆如指。不归其本,各自夸炫,皆是群盲摸象之说也。”元朝廷虽然没有否定道教的正确性,但把它置于佛教的从属地位。元朝的这种宗教态度是和他们轻视汉人的政治态度相一致的。我们明白了这一大的政治背景,也就明白了《西游记》作者的用心:承认佛教是手掌,自己是其一指;佛教是大海,自己是支流;在尽力保护发展道教的基础之上表明自己拥护佛教的态度,反过来,又用自己的这种态度去保护发展道教。可以说,全真教采用这一写法,既没有过分偏离自己三教合一的教义,又不失为一种向统治者输诚的办法。

参考文献

- ①本节所引用的有关丘处机西游的资料,除注明出处的之外,均来自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M],见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道藏[M].第34册,480-501.
- ②见程毅中,程有庆.《西游记》版本探索[J],《文学遗产》,1997,(3).
- ③最早作此类考证的是外籍华人柳存仁先生,见西游记文化学刊第一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
- ④晋阳学刊.1996(3).
- ⑤郭沫若.中国史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第5册,613.

(责任编辑 黄海德)